

齐庚林 著

绿 火

哈尔滨出版社

绿 火

齐庚林 著

哈尔滨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 12 号

责任编辑:申 立

封面设计:朱 艳

绿 火

Luhuo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75 印张 297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ISBN 7-80557-859-1/I·210 定 价:15.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对于走窑汉来说,一半的时间在大山肚里挖煤,另一半则是扔在了酒馆、牌桌和女人的炕上。…… (1)

●走窑汉干的是阴间的活,吃的是阴间的饭,死人、伤人还会少吗?

●“靠娘们儿养活,还打媳妇……”

●“俺恨天,恨地,俺恨自个儿……”

第二章 一个被人瞧不起的穷山娃,如今成了几百万的款爷,谁能预料得到? …………… (25)

●一团绿火从山上滚下,径直撞进他的怀里,嘭地一声……

●他把翠儿按到床上,叫着枝子的名字,胡乱地啃起来……

●“你看以后还吵不吵睡女人了?”

第三章 女人为感情活着,渴望那种真实的爱。………… (59)

●做爱无需掩饰,但人毕竟不是动物。

●“你俩在楼上折腾,俺睡得着吗?”

●呆瓜的死相不堪入目,一丝不挂地大摊着。

第四章 她没接受过任何一个男人,但渴望男人的爱抚却时时刻刻存在着。………… (86)

●“狠?那老狗欺负俺妈就不狠吗?您能忍得了俺忍不了!”

●“俺给了你,你可不能对俺三心二意的。”

● 多少年没来狼了，现今来了，怕是要出大祸患了！

第五章 为人善与恶，自有天理报。 …… (115)

● 二驴一丝不挂地在山里跑着、叫着……

● 他懂得走窑汉的安危与他的兴衰紧密地连在一起。

● 他预感一场大灾难将要降临。

第六章 奶子峪的人不嫌杂种，奶子峪的杂种孩子多了！ …… (132)

● “她中的是花邪，把她的衣服扒下来……”

● “俺恨你们刘家，是你爹把俺害得这样！”

● “你快去瞧瞧，你媳妇正和二驴……”

第七章 地为他的狂爱而幸福，也为未来而忧愁。 …… (153)

● “你就别跟她勾搭了，为了一个女人，不值！”

● “俺好歹也是女人，你就给俺一天女人的日子吧”

● 她恨第三者，因为她是受害者，但如今却……

第八章 人，最不是东西也最脆弱。 …… (185)

● 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娶花枝。

● 仲元能算好汉吗？

● 咱们现在不能因为一个女人伤了和气。

第九章 说起来咱们不算是个好女人！ …… (208)

● “俺以为你真心爱我，没想到你……”

● 她觉得有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甜蜜在全身荡漾开来。

● “你以为俺跟你睡了，就一定得娶你？”

第十章 从这以后，二驴愈来愈相信因果报应了， …… (228)

● “那天喝多了，根本不知道秀儿钻俺被窝里去……”

● 唐敏没想到他能找上门来。

● “太邪了，这差事给多少钱俺也不干了。”

第十一章 生活上的罪他能忍受,心里的罪他却无法忍受。

..... (244)

●“俺就不信娘们儿干不成事儿,咱能挣钱活着也硬气。”

●真想不出,现在这狼都这么有人性!

●“反正俺觉得办那个买卖有点不道德。”

●“别怕,保证出不了事,有了钱咱远走高飞……”

第十二章 他咋也没想到方经理早和朱凯串通一气坑害了他。 (271)

●“人家到底还是个姑娘,你想毁了她一辈子呀?”

●也许她今天才懂得什么叫煤矿。

●两人相拥的一刹那,他们都感到了一种从未品尝过的甜蜜。

第十三章 她是在埋葬过去,埋葬苦恋了几十年的爱情。...

..... (296)

●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咋可能再找回姑娘时爱的浪漫呢?

●结婚的没想到是菊子和二驴。

第十四章 有人说女人是个谜,谁也猜不透。其实男人也是个谜..... (325)

●她恨朱凯、恨刘四、恨这寡情的世界。

●别看你仪表堂堂,可你连狼都不如……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你还担心白投资吗?”

第十五章 俺最恨这些依仗权势发了财的人,不吃他们对不起真理。 (350)

●“俺以为你办鸡场,不是个大款,也是个小款。”

●这个世界全被钱弄模糊了。

●这几个月梦见绿火,不是好兆头啊。

第十六章 都是你造的孽,你罪有应得呀! (374)

●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她还没有忘记仲元……

●喊声、哭声与绿色的火光融在一起,飞向迷茫的夜空。

第一章

这年的秋天来得早，刚刚“立秋”，奶子峪就已秋风凛凛，满山肃杀一派了。对于走窑汉来说倒也无所谓，一半的时间在大山的肚子里挖煤，另一半的时间扔在酒馆儿、牌桌和女人的炕上，节气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多大意义，他们只记得每月有个八号，那是煤窑老板给他们发薪的日子。

夜幕初张的时候，四十三岁的走窑汉土根拎着一只一斤多重的甲鱼走在通往山下奶子峪的山道上。暮色凄迷，瘦窄的小道像条游走的青灰色的小蛇，一头扎进恍恍惚惚里。山脚下的大石河蒸腾着白雾，把沉甸甸的大山托举起来，山像件揉皱布似的漂浮、游动，勾出一个挺迷人的影子。山坡上的矮树已开始落叶，不时有湿漉漉的叶子扑到土根的脸上。土根全不理睬。土根走得很是得意洋洋，走着走着咧开嘴唱起来：“小大姐，解开了怀，雪白的‘妈妈’露出来……”两年的功夫，煤窑流行的“掌调儿”土根学会了不少，但哪个曲儿也唱不完整，哪个曲儿也不如二驴几个唱得够味儿。不够味儿就不够味儿，不过

是开心解闷儿。唱着唱着，风滚来。山里的风也是粗俗无忌，过来就把土根的破绒衣掀开，泥鳅似的在土根的身上乱爬乱钻。土根不唱了，忙放下甲鱼想把束腰的绳子紧一紧。谁知甲鱼着地后立即挺起龟头向道边的一丛杂草爬去。土根慌了，忙抓住系在甲鱼短腿上的铁丝把甲鱼提到半空，骂道：“狗日的，想逃？叫你逃！”土根骂一声打一下，很得意地看看再骂一声打一下。甲鱼悬在半空，陀螺似地旋转着，龟头缩进去，两只绿豆般的小眼儿闪着两朵绿莹莹的光芒。土根打得很开心，一种从未有过的胜利感涌得满满的。

土根是在大石河洗澡时捉到甲鱼的。

挖了一天的煤，走窑汉一个个小鬼儿似的从大山的肚子里钻出来，头一件事便是扑进大石河里洗澡。大石河就在煤窑脚下，东来西去，道宽水浅，欢欢乐乐，黑炭似的身子搁进去，弄得走窑汉有说不出的舒服。当然，这说的是夏天，秋凉了，那水便没了温柔，变得鹰爪子般的尖厉。凉也要洗，不到数九隆冬窑主刘四是不准烧热水的。不敢再卧进水里，只用毛巾蘸了水擦，嗤溜溜一阵哆嗦，先骂刘四心黑，然后把话题挪到女人身上。女人是走窑汉嚼不尽的甜密吮不完的馨香。

“二驴，今晚去不去仙人醉？”

“醉个屁，老子这几天的饭钱还没撤呢！”

“跟刘四借。”

“操他娘，老子早晚干了他那胖菊子！”

“还是土根好，靠着枝子一个。”

土根不言语，但心里美滋滋的。土根准备今晚去枝子家，所以洗得格外仔细，用一块粗卵石搓，搓得身上红一缕白一缕斑马纹似的。

“瞧你那贱操性！”二驴看不惯土根这样，冷笑一声骂。

土根向来是二驴的一碟小菜儿，被二驴骂惯了，也不恼，说：“人家那碗里埋汰饭挣得不容易。”

“操，你那钱挣得容易？”

土根不与二驴争，扔下粗卵石。突然，土根发现河底卧着一只甲鱼，叫了声“王八”，忙伸手去捉，不想中指被甲鱼咬住。土根慌忙抽手，甲鱼被抽出水来。甲鱼咬得狠，任土根怎么揪扯也不松口。有人说学驴叫，大伙儿说王八最怕驴叫。土根怔了一下，就对着满河的晚霞“儿啊、儿啊”地叫起来。也怪，甲鱼在土根颤抖抖的驴叫声中真的松了嘴，笨重的身子“啪嗒”一声掉在水里。二驴眼疾，上前一步叉开五指抓住甲鱼的背壳，一挥手把甲鱼扔到河滩上：“归我了！”

土根怔住。

“土根，王八可是滋阴壮阳的好东西，大官儿们托人弄钱地到处掏换，你就这么便宜了二驴？”有人说。

听了这话，土根果然觉得亏了，就硬着头皮对二驴说是我先抓到的。二驴的脸一长，冷笑着问：“我是从你手里抢的吗？”土根无言以对，说：“你的心也太黑了。”

“操，在奶子峪还讲啥鸡巴黑不黑！这样吧，你明天让给我三车煤，咋样？”

“一车？”

“三车！”

狗子几个上来，说妥两车。

土根得了甲鱼，就想着让枝子给做熟美美地吃一顿，就推測着吃了甲鱼后的种种强壮。

月亮出来了，残缺不全，像被恶狼撕去了一块。月光混混

沌沌，把个奶子峪弄得不清不白，像疯女人大花袄的那张脏脸。走着走着，一层细汗冒出来，从煤窑井口到奶子峪不过里把的路程，竟走出汗来，身子确实是空哩！走窑汉里唯一不到奶子峪睡女人的罗老大不止一次劝土根离女人远点，土根也多次下决心不再去找枝子，可过不了几天土根还是钻进枝子的被窝，土根管不住自己，枝子也实在是个好女人。活了四十多年，土根头一次强烈地感到：男人是离不开女人的。

土根的家在三百里外的平原上，有个病秧子媳妇，还有壮实如牛的儿子。土根一年回家一次。

土根好久没给家里写信了，钱是月月给家寄去，但一字不写。写啥哩？土根觉着对不住家里的病婆，不该去睡女人。

土根是醉酒后在二驴的怂恿下钻进枝子的被窝的。

那是在土根第四次从会计那里领到工资的第三天的晚上。那天煤窑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工友死于“冒顶”。那个工友的死状挺惨，脑袋都砸扁了。土根只看一眼便不敢再看了。二驴几个老走窑儿的虽不像土根心惊肉跳的，但也不像往常那样浑说打骂，出了煤窑草草地洗了洗就回到窑棚子。二驴说去“仙人醉”喝酒，都响应着，只有土根没动。二驴走过来，说：“咋，又算计你那俩屁钱儿哪？”土根脸一热，说我喝不了酒。“屁人！明儿个就轮到你了！”二驴骂一句带着狗子几个走了。

走窑汉住的窑棚子就建在井口外面，三排暗青色的破板房淹在浑沌沌的夜色里。发薪的这几天是走窑汉的好日子，去喝、去赌、去嫖，留下一片死寂和几盏孤灯。刚又死了人，窑棚子更是一派阴沉死寂。电压不足，二十五瓦的灯泡把土根模糊不清地印在墙上。土根就那么坐着，眼前总是浮动那个死去的工友的影子。那工友才二十几岁，从不赌从不睡女人，发薪

的这天还对土根说钱快攒够了再干俩月就回家结婚。死了，说死就死了！娶媳妇？屁！有只蝻蝻在木板搭成的条铺下唱着，呼呼的山风在窗外野合着。土根觉得周身发紧，走出房子去找罗老大。

罗老大原是国营煤矿的工人，退休后被窑主刘四请来做老大。老大是领班，不用干活，只管指指点点。因是老大，又因是刘四的舅，所以罗老大住单间睡单床。其实罗老大可以不住窑棚子，刘四在奶子峪给罗老大弄了两间房子，但罗老大不去，说是跟走窑儿的住在一起心里安宁。罗老大这么做挺让走窑汉们服气的，连浑人二驴都服。

土根走进罗老大屋子的时候罗老大正在喝酒，见土根推门进来，罗老大顺手拿出一个杯子说喝吧。土根是馋酒的，平日里不跟二驴几个去奶子峪喝是因为舍不得钱，不要钱的酒土根也就不客气了。

“二驴几个下山了？”罗老大问。

“有钱瞎糟喂。”土根说。

罗老大叹口气道：“走窑儿的心里苦呀……”

“那也不能有钱胡花呀。”

罗老大看着土根，说：“你，还不能算个走窑儿的。”

“走窑儿的就一定要喝、要赌、要嫖？”

罗老大没有回答土根，一口喝干了杯中酒。土根看着罗老大，从罗老大那凄怆的脸色里明白了，说：“窑里死了人，您心里不好受？”

罗老大淡然一笑，道：“俺走了一辈子窑，见多了。”

听了罗老大的话，土根心里忍不住一惊，走窑儿人干的是阴间活儿吃的是阴间饭，死人伤人的事还会少吗？罗老大看出

土根的心思，说：“要是有一分之路，你还是别干这个了。”

土根从罗老大的屋里出来，月亮也从影绰绰的山峦浮出来，一草一木都泛着冷森森的白光。是啊，走窑儿这碗饭可真不是人吃的，可不吃这碗饭他到哪儿挣钱去？他缺钱，病婆等着他的钱去买药，儿子等着他的钱娶媳妇，挖煤的活计是险，可来钱呀，一个月五百多块，干啥能挣这多呢？走回窑棚子躺在铺上，躺着躺着心又乱了：挖煤的活计来钱是来钱，可真要是干着干着活儿一块石头砸下来……土根躺不住了，出了窑棚子向山下奶子峪走去。

奶子峪就在奶子峰脚下，百多户人家羊拉屎似的散落在大石河的岸边。大石河水浅河宽一年四季无忧无虑地唱着，雾霭袅袅，把个灰颓颓的奶子峪弄出几份飘渺的仙态来。在这苍蟒的大山深处，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已属罕见了。能有这么个村，决非这里的山青水秀，而是因为奶子峰的肚子里藏着煤。据说第一个来奶子峰采煤是当今煤窑窑主刘四的先人，煤窑一天天地红火，奶子峪村也日见扩大，到了刘四的祖父时奶子峪已有一百几十户人家了。解放，刘四的祖父吃了人民政府的枪子儿，煤窑归了政府。归了政府的煤窑头几年还行，大跃进那年一次大塌方伤了元气，尔后便一年不如一年，最后领导一赌气把煤窑关了。奶子峪的山民祖辈吃煤饭，没了煤窑只好去摆弄山坡上膏药似的几块破地，种一斤收五两，山民们拄着镐头“操、操”地打发着日子。闹责任制，不是没人想到开煤窑，可都没那个“腰力”投资不起，最后让刘四弄成了。都说刘氏先人有灵，都说“该谁的还是谁的”。

刘四开了煤窑，没几年就发达起来，不光养了十几辆汽车，还在奶子峪街心开商店、办酒馆儿，尤其那专为走窑汉服

务的“仙人醉”服务楼，终日歌声绵绵、绿彩红灯，更是透着一种火红。

土根来奶子峪煤窑几个月了，但晚上到奶子峪是头一次，扑面而来的热辣辣的气氛令他烦乱的心境宁静了许多。他站在“仙人醉”门前绿彩里向里张望的时候，一位身着旗袍的妖艳女人鬼一样从绿彩里飘出，牵了他的衣袖说：“大哥，愣啥哩，快进去喝两盅。”里面探出个头来，是狗子，狗子跑出来，硬拉了土根说：“进去，兄弟请客！”

屋里喝酒的都是走窑的汉子。活得苦，活得也洒脱自在，有了敢花，没了能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没有寻常人的那些算计。瞧着别人放荡，土根的心也晃晃悠悠的了。

“哥们儿，你到底开窍儿了？”二驴说。

土根说：“不是俺不懂吃、喝、玩儿、乐，俺有家有业，不像你们。”

“操，四块石头夹块肉，不定哪天叫小鬼儿勾了去，还惦记啥鸡巴家业，干！”二驴说。

“二驴说的没错儿，干！”狗子几个应合着。土根不好推，就跟二驴几个碰了碗。嚷着喝着，除了二驴，一桌的全部六成醉了。狗子眼泪汪汪地说：“操他妈，咱走窑儿的还是人吗？下了井是条狗，出了井还是狗……”二驴夺过狗子的酒碗，说都他妈别喝了，到后院儿消消酒去！

“仙人醉”分前后两套院子，前院是饭厅后院是客房。客房是一幢两层小楼，有卧室有牌间，清一色的年轻女人伺候着，用刘四的话说叫全方位服务。土根没有去后院，趑趄趑趄走到街上。从大石河跑过来的风掀起地上的枯叶碎纸，红红绿绿的光彩里像是有无数只蛾子在飞。上哪儿去？土根觉得心里飘

飘的，回头看看，“仙人醉”的小楼飞出一串拉一串的女人铜铃般的笑声。

“大哥，跟俺歇着去吧。”一个声音在土根的耳边柔柔地响起，土根侧过身看，说话的是个年轻女人。土根摇摇头，说俺没那么多钱。

“俺便宜。”女人凑上一步，把个身子贴到土根的身上。虽是隔了衣裳，土根还是分明感到了女人身上的凸凹之妙，一股久违了的兴奋油然而生，他的手有点哆嗦，问：“真不贵？”女人一笑，说比楼里的便宜一半儿哩。

酒还在起着作用，土根那麻木的脑子里只有眼前的女人在跑来跑去。他在女人的扶领下来到一间房子里，又被女人扶到了炕上。

“喝点儿热茶醒醒酒吧。”那女人说着把一杯热茶递过来。土根接过来，喝了，果然清醒了不少。土根看看女人，又打量屋子。屋子还算干净。四壁用白灰刷了，没有什么摆设，那盏油灯一跳一跳的。

“咋不安电灯？”土根问。

“那要很多钱哩。”女人说着上炕，给土根剥衣服。土根呆呆的，任那女人剥。女人剥光了土根剥自己，剥到一丝不挂仰躺在炕上，说：“来吧。”

虽是初夏，但山村的夜晚还是阴冷阴冷的。土根觉得冷。自从病婆得了那该死的黄病，土根再也没有接触女人。此刻，年轻的女人把白亮亮的身子毫无保留地展给他，他一下子便热血沸腾起来。他扑上去，脑子里猛地冒出个鬼来。他僵作一个很尴尬的姿式，问：“多少钱一宿？”

“三十块。”女人说。

土根脸一红，说我没带那么多，明儿给你送来。女人说大哥可不要骗俺，说完闭上了眼。

天已快亮了，油灯更加燃的有气无力。他疲惫的手在目光的引导下在女人的身上慢慢地游走。忙了一宿，他刚刚发现女人的身子是那般的玲珑那般的光滑。与此同时，他还发现女人的胸部和腿根有好几块紫色的伤疤。

“你这儿是咋弄的？”土根点着女人乳下的一块伤疤问。

“男人拧的、咬的。”女人平淡地答。

“睡你的男人？”

女人摇摇头，说：“俺男人。”

“你有丈夫？”

“跟你一样，挖煤的。”

“也在奶子峪煤窑？”

“一年前砸瘫了。”

“他不让你卖？”

“让，还指望俺这身子治病活着哩。”

“那他还要你？”

女人叹口气，说：“别问了，还能弄一回，你化了三十块钱哩。”

土根的心像被刀子扎了一下子。是呀，他是花了钱的，这棵身子今天他买下了，像件褂子，他还可以正着穿，也可以反着穿，但他此刻却觉得是偷了人家什么心虚得不行。黎明，夜的寒意提到了极至，土根觉得好冷好冷，扯开被子把自己和女人都盖上了。

好静，土根听到了咳嗽声。

“是你的男人？”土根问。

“嗯。”女人应着声把油灯吹灭了。

黎明添白了窗纸，屋里的东西模模糊糊可以辨出轮廓来。他俩盖着一床被子，与女人的肌肤相贴，他的心静得出奇。

“你叫啥？”土根问。

“枝子。”

“有三十吗？”

“整三十。”

他俩平静地谈着，把窗纸一点点谈白。

“还要吗？”女人说。

他摇摇头。

“你是好人。”女人说。

“好人还来干这个？”

“走窑儿的活得苦……”

天亮，土根下炕穿衣走出去。他发现是西房，随便地向北房望了望，他看到窗纸的破洞后面有半张脸和一只眼。他慌了，像只受惊的兔子逃掉了。

次日下班后，土根给枝子送钱，他先在“仙人醉”房前找，没找到，没办法，只好去枝子家。枝子家在村边，昏黑的暮色里枝子家显得孤独、苍凉。窄路高低不平，土根几次险些跌倒。他的心里怯怯的，眼前总是飘着那只眼睛和那半张脸。临近枝子家柴门的那一刻，两腿软得拔不出半斤的力气了。一张脸从此门后闪出来，是枝子。

“你没去仙人醉？”土根问。

枝子说：“俺知道你今天会来，快进来吧。”

进了那间西房，土根把钱掏出来给枝子转身要走，被枝子拦住了：“今晚儿不住这儿？”